

背影里的脊梁

我关于父亲的记忆,大多是一个个背影。远的,近的,清晰的,模糊的,拼拼凑凑,就成了他的一生。

记得最深的是厨房里的背影。黄昏的光斜斜地切进窄小的厨房,油烟机“嗡嗡”地响着。父亲系着母亲那件碎花围裙,弓着身子,对着锅里“滋啦”作响的青菜,手腕一颠,锅里的菜便跳起来,又稳稳落回去。那时我刚到他腰际,仰头望去,只见他灰蓝的旧汗衫,被汗润湿了,紧贴在微微佝偻的背脊上,随着翻炒的动作,肩胛骨像一对沉默的翅膀,在薄薄的布料下起伏。那是童年安全感的全部来源——一个在油烟里为我开辟出“家”的味道的背影。

后来大些,是夏日稻田里的背影。毒日头晒得田水发烫,空气在稻浪上蒸腾、扭曲。父亲正用最老的“禾桶”打谷,双手高高抡起一把沉甸甸的稻穗,“嘭!”一声闷响,谷粒如金色的急雨,哗啦啦溅落。他并不停歇,一下,又一下。汗水从他古铜色的脖颈淌下,在后背洇开一大片深色的汗渍,形状像一幅模糊的地图。那背影是沉默的,坚韧的。我站在



田埂的树荫下,第一次觉出那背影的沉重,也觉出一种无言的、山一般的依靠。

离家读书、工作,背影就远了,也变了。偶尔深夜归家,客厅里只留一盏小灯。晚风撩起他花白的发梢,那点烟头的微光,随着他深深的呼吸,一明,一暗。他望着远处零星灯火,

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是田里的收成?是明日的工作?还是我那总让他悬着心的、在远方漂泊的前程?我不知道。那个背影,不再是灶前温热的墙,也不再是田里紧绷的弓,它松弛下来,却添了重量,像一块被岁月磨得光滑、也浸透了夜露的石头。我第一次觉得,父亲的背影原来是会孤独的。

后来,他病了,躺下了。那个能撑起灶火、能对抗烈日、能吞吐夜色的宽阔背影,被白色床单覆盖,变得薄薄的。我为他擦洗,手指触到他背上松弛的皮肤,和那依然清晰的、微微凸起的脊骨。一生劳作的重量,仿佛都沉淀进了这一道安静的弧线里。

直到前些日子,我蹲在地上,为我那刚学走路的女儿系鞋带。那一刻,时光仿佛重重叠叠。我终于读懂了他所有背影里未曾说出的语言。原来,父亲留给我们的,从来不是远去的、让人感伤的背影。而是他用一生的躬身,为我们铺就了站直的道路。当我们终于也弯下腰,去扛起自己的担子时,才在那一低头的瞬间,恍然看见——他早已将他的脊梁,悄悄放进了我们的生命里。林海平

山骨与父言

穿过最后一段雾障,父亲停住了,抬起手背抹了把汗,没回头,淡淡地说:“到了,灵通山悬空寺。”七根老杉木横空而出,把整座庙“端”在了半空。中间那根柱子,离地三寸,悬空举着重檐。雨水顺柱淌下,在那空隙里挂一道水帘;阳光穿过去,碎成满殿晃动的金箔。

“爸,你看那根柱子,它没挨着地。”我忍不住开口。父亲摘下眼镜,用衣角慢慢擦着,浑浊的眼睛在那道缝隙前停留了很久。山风卷起他的衣角,他轻声说:“嗯,它不靠地,反倒比谁都稳。”父亲转过头看着我,眼神里饱含柔和:“木认得了水,石认得了风。人也一样,得找到自己的心跳。”

下山时,父亲忽然嘟囔了一句“好路不在平”。也不知是在对我说,还是在对山说,“在一步一个回音。”

游贵阳

晚霞不语

小雨初晴的傍晚,我在窗前静静伫立,凝望天边那片旖旎摇曳的色彩,天慢慢暗下来,霞光一点点笼罩着辽阔的天地。太阳褪去白日的刺眼,只剩柔和温暖的光晕。天上大片云霞铺开,橙色和粉色交织,霞光顺着天际缓缓漫过,漫进街巷,拂上楼顶,整片天空晕染出一幅灵动绚丽的画。仰望着这漫天晚霞,我长舒一口气,任由晚风裹着霞光落在周遭,一整天的琐碎劳累,在这一刻慢慢消解。寻常街巷配上漫天云霞,平淡的日子里,也生出款款诗意。瞧,不用奔赴山海,只需抬首仰望,便能握住生活递来的温柔。

最爱《泰坦尼克号》里晚霞的镜头,循环多少遍,都下意识停下多看几眼。层层云霞晕染出温柔的色彩,在澄静的海面上荡漾着,自带磅礴。露丝轻靠在船头冰凉的栏杆上,杰克缓缓从身后温柔地环抱住她。她舒展双臂迎风张开,飘逸的裙摆被咸湿的海风轻轻扬起,眉眼松弛的她呢喃着 I'm flying。霞光把两人相拥的轮廓,

镀上一层朦胧厚重的暖金色。晚风缱绻,他们在落日中拥吻,悸动、温柔与笃定尽数定格在这片云霞中。每每看到这一幕,心头依旧泛起温热。

镜头留住转瞬云霞,绘画也能跨越时光。漫步美术馆展厅,我在透纳《绯红的日落》前驻足。落日熔金洒向河面,粼粼水波盛满落日的绯色余晖,水光与天色缠绵相拥,浑然一片,望不见边际。整幅画色调温润,不显张扬,褪去视觉上的紧绷,光影间萦绕着静谧的流动感。瞧,落笔捕捉的不止晚霞的具象模样,而是光线独有的情绪。轻盈朦胧的暖意顺着画布层层晕染,这是独属于黄昏的温柔。置身画作前,我下意识放轻呼吸,周遭喧嚣悄然退散。偌大的展厅中,仿佛只剩我独自凝望这片被定格的晚霞。日常积攒的焦灼疲惫,被这片柔光缓缓抚平。

岁月行色匆匆,人间步履不停。无论市井暮色、影视黄昏,还是画作落日,晚霞始终沉默不语,却以独有的温柔治愈人间。

史晓培

黛瓦如眉

我家的老屋,静卧在江南一座小镇的边缘,年纪比我的祖父还要大。我总觉得这屋子是有生命的,那一层层、鳞次栉比铺在屋顶的黛瓦,就是它最温柔也最深沉的表情。晴天里,它像浸过油的旧砚台,安安静静伏在那里,自带一股静穆气。

夏天的雨说来就来,淅淅沥沥落在瓦上。起初雨势细碎,一点一滴落下来,声音脆生生的,像珠玉轻撞着跌落。没过多久,雨水就顺着瓦面汇作涓涓细流,顺着瓦槽潺潺淌下,在屋檐下拉起一道晶亮的水帘。这雨声,并不让人讨厌,反倒像母亲伏在枕边轻哼的催眠歌谣,把整间屋子都裹进软融融的安宁里。也只有到这时候,你才能真切品出瓦的韵味。它像个沉默不语的守护者,把外界的喧嚣、漫天的风雨一齐挡在屋外,给你一室的清寂和干爽。周广玲

追着蝴蝶起舞

乔志兵

一只慵懒的猫
挣脱了花枝的纠缠
在阳光下的窗台
打了个盹
蝴蝶忽上忽下
忽左忽右
抖落一串
细碎的光尘

猫追着斑斓的光点
像在跳一支
无人教授的探戈
尾巴是唯一的指挥棒
在空气中划出
看不见的五线谱

猫每一次扑空
都带着一种执着
追逐与飞翔的
自然画卷里
蝴蝶和猫
互为彼此的风景